

二十世纪外国经典作家传记

插图珍藏本

特邀顾问 季羨林

叶渭渠 著

谷崎润一郎

传

日本人，我当然也是其中一分子

曾将东方艺术视为不合时宜的东西

只对西方文明充满憧憬和膜拜，但到了一定时期

还是会回归「日本情趣」的



谷崎润一郎

二十世纪外国经典作家传记

传

叶渭渠 / 著

谷崎润一郎
松子郎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谷崎润一郎传 / 叶渭渠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6

(二十世纪外国经典作家传记)

ISBN 7-80187-701-2

I. 谷... II. 叶... III. 谷崎润一郎 - 传记

IV. K833.1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8168号

谷崎润一郎传 (二十世纪外国经典作家传记)

作者: 叶渭渠

责任编辑: 钟振奋

装帧设计: 索彼工作室

责任印制: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 6306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151千 印张: 14.5

印数: 1- 8000

版次: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701-2/I · 225

定价: 28.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在那荒唐的年代，连首都国际机场厅堂一幅傣族沐浴图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名作《雪国》，也被那些伪善的道德家加以指责，前者被盖上了一块“遮羞布”，后者根本就不能面世，哪还谈得上异端的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更不用说为他写传了。可是，荒唐事毕竟是荒唐事，它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是不可能持久存在的。值得庆幸的是，雨过天晴，阳光又普照大地。现在，覆盖在傣族沐浴图上的那块“遮羞布”已经被揭开了。《雪国》也被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为大学生必读书目之一，《川端康成传》出版了好几个版本，备受读者欢迎。

随之长期遭禁锢的谷崎润一郎文学也可以见天日了。多年前，我们写《日本文学史》时，以两节的篇幅写了谷崎润一郎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永井荷风合成一章。我还应时任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曹利群先生之约，主编了一套《谷崎润一郎作品集》。原先计划是全五卷，包括了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也与译者签了合约。可惜向日方办理版权的时候，方知此作已被我国某出版社买断了中文简体字的版权，因此只好割爱，出版了全四卷本。曾有不少读者向主编者提出这个问题，趁此机会我向大家作简单说明，并在此深表歉意。

我们在写作《日本文学史》有关谷崎润一郎的章节和主编《谷崎润一郎作品集》的过程中，学习和研究了谷崎润一郎文学，对谷崎润一郎其人有了更多的认识，对他的小说文本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其审美情趣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总想有机会

为他立传。此时，我承担了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经典作家传记”第一辑六卷本之一的《川端康成传》的写作和选图，据策划和主编者周晓革、钟振奋女士说，由于《川端康成传》出版在先，不到三个月即告售罄，全套传记也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良好的合作过程中，我对她们的卓越见识和敬业精神，深为感动。周晓革、钟振奋两位又着手策划、编辑丛书的第二辑，让我执笔《谷崎润一郎传》，忝列其中。这与我多年的意愿不谋而合，就欣然应允了。

投入写作之后，我没有想到那么顺心一气呵成。首先是被谷崎润一郎终生无怨无悔地献身于文学事业的精神所感动。当他走上日本近代文坛，迎面刮来一阵西方文化的飓风，在一度迷失中，最终寻回了自己心中的故乡，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确立了自己的文学方位；当军国主义野蛮地扫荡日本文坛的时候，许多文人迷失了方向，而他紧握自己手中的笔，进行艺术的抵抗，尽管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当他的作品在褒贬的声浪中，他既没有狂喜，也没有失落，而是进行深刻的思考，创作出不愧于时代和民族的作品；当他已经生命垂危之际，仍然发自内心地呼喊：“我要写小说！我要写小说！”乃至在一篇绝笔中，仍留下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批评，认为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的时候伴随而来的痛苦，那就是七十年来自己做过的坏事会像走马灯似地在自己眼前掠过……

我在写作这部作品的全过程中，心潮也随着这些事迹、这些话语而澎湃。我每天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的时候，都有一股力量在无言地推动着我，书稿终于如期完成了，我也得到了某

种慰藉。

谷崎润一郎的一生，无论为人或为文，都存在某些弱点、缺陷，乃至他自己所说的“坏事”。但是，斯人已逝，盖棺论定。他的长处、优点，他的文学成就，都可以算得上是日本文坛的佼佼者，可谓瑕不掩瑜。我们评价谷崎润一郎一生的时候，似乎应该从整体而不是个别，从东西方双方而不是单从东方或西方一方定义其方位，似乎应该从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结合而不是单从社会学出发来进行评价，才能贴近实际和真实，贴近客观和科学。我本愿努力这样做，如果能达此于一二，于愿足矣。

其次，我之所以能顺当地完成这部传记的写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挚友的鼎力相助。有的读者也许知道，我是川端康成文学的研究者、翻译者，而且是以川端康成研究作为自己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切入点，所以几十年来积累的有关川端康成的资料较多，翻译和研究论文也较多，而对于谷崎润一郎文学的了解来说，则相对不及对于川端康成文学的了解。因为我没有翻译过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只主编过《谷崎润一郎作品集》，只写了少数几篇有关谷崎润一郎的论文；研究日本文学史时，只写过有关谷崎润一郎的某些章节。有关谷崎润一郎的资料积累自然不如川端康成的资料积累那么多，那么丰富。所以，有一些图书资料是靠田原、王新新夫妇、刘迪、宋喜诸友的大力相助，他们或代购买或代复印，邮寄给我。紧急时刻，他们就用电子邮件传来。特别是有关谷崎润一郎的一本图册，现已绝版，既买不到，连挚友所在的日本的大学图书馆也借不到，只在一个市属图书馆借到，但限期十日，新新就用国际特快专递邮寄给我，我日夜“奋

战”，及时用国际特快专递退还给她。邮政途上整整用了六天，恰好赶上按时将书归还给那家市属图书馆。还有那两篇谷崎逝世当年的绝笔《招嫌话语》、《七十九岁之春》，许多图书馆都寻找不到，是田原友从四十年前出版的旧杂志《妇女公论》、《中央公论》复印后，由航邮越洋寄给正在美国加州湾区写作中的我，我才获得了这第一手资料。所有这些，让我更能走近真实的谷崎润一郎，走近生与死都奉献给文学艺术的谷崎润一郎。

在拙著《谷崎润一郎传》完稿之时，我在此对策划和主编，对各位帮助过我的挚友，致以衷心的感谢。还得补充一句，像往常一样，我是月梅的著作的第一个读者，月梅也是我的著作的第一个读者，在此一记，以表感念之情。

我很赞同一位学者这样一段话：“谷崎（润一郎）有一种无论在什么东西上都可以发现美的才能。无论在人的暗中的冲动上，在公开的精神性、肉体性的病态上，还是在看来多么平凡的西方事物上，都可以发现其对象的独特的美。不，可以发现这些对象物存在的美。这就是谷崎文学的价值、谷崎文学的成功。”

在这里，我引用拙文中一段话，作为这篇自序的结束语：

谷崎润一郎的生与死，都奉献给艺术，究其一生，他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他说过：“艺术家无论怎样怯懦，但也要安于自己的天分，精益求精地研习艺术。这时候，就会产生为艺术而不惜舍生的勇气，不觉间对死就有了切实的觉悟。这才是艺术家的勇气！”（《谈艺》）

二〇〇四年初冬

第七章 传统美的大成

- 149 一 战争期间与战后
- 157 二 谷崎文学巅峰之作《细雪》
- 164 三 谷崎艺风及其特色

第八章 丰饶文学的终章

- 175 一 追忆恋母：《少将滋干之母》、《梦浮桥》
- 182 二 防御隐私的诱惑：《钥匙》
- 186 三 历历墨迹话沧桑：《疯癫老人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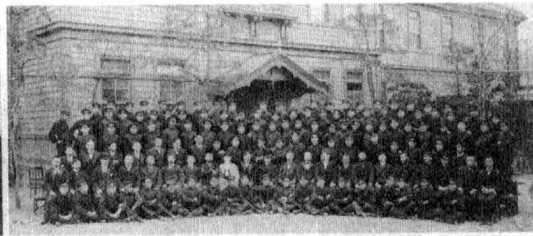
第九章 永劫不变的寂

- 195 一 大文豪的一生
- 203 二 “寂”

- 210 主要参考书目
- 211 谷崎润一郎年谱

第一章 异端者一生之始

谷崎润一郎^傳



一 家谱与境遇

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与川端康成的《雪国》、三岛由纪夫的《春雪》这三部分别代表这三位日本大作家的主要作品，都带有一个“雪”字。这三个“雪”字，虽然表现不同，但都是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体现，让他们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地位。现今，我们将川端康成称为“冷艳文士”，将三岛由纪夫称为“怪异鬼才”，对谷崎润一郎又给予什么称号呢？称为“异端奇才谷崎润一郎”？让我们走近谷崎润一郎，来窥视他的面目与悲哀吧。

一八八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盛夏酷热的一天，在东京日本桥区蛸壳町二条十四号（现中央区日本桥芳町一条四号）宅邸的一个不通风、像火炉般的土仓库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了。这个婴儿，就是谷崎润一郎。这时候，润一郎的父亲仓五郎二十八岁，母亲阿关二十三岁，双亲仍居住在祖父的本家。润一郎出生的前一年三月，仓五郎与阿关的第一胎早产，婴儿不幸夭折，所以，润一郎在户籍上是作为长子登记的。润一郎两三岁时，祖父就雇了一个奶妈来喂养他。这位幼婴每晚都是



润一郎之父仓五郎、母阿关



润一郎之祖父
久右卫门

吸吮着奶妈的乳头才能安眠。从此时到润一郎的小学时代，家境是比较富裕的。谷崎仓五郎家还有次子，取名叫精二，长女和次女分别取名阿花、阿半。

谷崎家的先祖，本是近江的武士，在祖父久右卫门的三代甚或五六代前移居江户（今东京），他的祖辈和父辈都是地道的“商业街的江户儿”（典型

的东京人）。他的祖父，原先是一家名叫“锅六坊”锅店的掌柜，明治维新的动荡时期，这家锅店的主人逃到农村去了，他的祖父就代替主人经营这家店铺。明治维新以后，主人返回了京城，他的祖父便提出辞呈，主人大概担心他已掌握自己的经营秘密，初时未应允。后来主人使他的祖父立下了此后不从事锅业的保证书，才让他的祖父辞职。从此，他的祖父开始自己创业，趁由于维新战乱、房地产价格急剧下降之时，先用黄金百两买下凑桥地方的真鹤馆，独立经营旅馆业，后又在日本桥区蛸壳町开设了一家印刷厂，将真鹤馆交由二女婿经营。当时，新闻事业还不发达，他的祖父就创办《谷崎物价》，印刷一些大米行情或商场物价表，在市内零售贩卖。明治初期，街灯是瓦斯灯，于是他的祖父又开办点灯社，雇用点灯夫，每天傍晚点燃市内的街灯。润一郎就是在日本桥区蛸壳町这家印刷厂的土仓库里出生的。从此，谷崎家族繁荣起来了。可以说，谷崎家是由祖父一代发迹，成为一个富裕的家庭的。用谷崎润一郎的话来说，“谷崎家一代的繁荣，是由伟大的祖父创造的”。祖父曾支援父

亲另立门户，经营洋酒店。其父经营无方，生意不振，又搬回日本桥区蛸壳町的祖父本家。

可是，好景不常，谷崎润一郎出生后的第三年，即一八八八年六月某日的黎明时分，他的祖父久右卫门患脑溢血（一说胃癌）与世长辞了。

谷崎润一郎是这样记载他平实的家谱的：

我的家谱，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地方。在我的父祖辈，没有产生过德高望重的人，谈不上什么世家。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江户儿。

谈到江户儿，如果还多少可以显耀的话，那就是整个家族，无论从父辈的血统，还是从母辈的血统来说，这两代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商业街江户儿”。

我三岁时，祖父故去了。他是什么模样，我已了无印象。就是对祖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了。

父亲是一介平民，为人认真、朴实、循规蹈矩。母亲也很平实、素朴，少女时代生活富足，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我孩提时，对《十八史略》不解，常常询问母亲，接受她的教诲。（《我的家谱》）

六岁上，润一郎已随家人搬到了南茅场町，他就是在这样的家境中，在这样无边无尽的幻想里，上了小学。当时因为父亲生病，由母亲相伴回到了故乡疗养，润一郎每天都是由奶妈带着上学的。在上课时，他透过教室的窗，发现奶妈不在走廊上，就号啕大哭。有一回，因为下雨，奶妈回家取雨伞去了，润一郎没有看见奶妈在学校走廊上的影子，大哭了起来，连老师都无法劝服他。他一边哭，一边独自走出教室，找奶妈去了。可是，从小学起，他是班上最有天分的学生，而且非常勤奋。二年级开始，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八岁那一年，已开始习作汉诗，一次上作文课，老师出了《天河》的作文题，他思考了二十分钟，就写出了一篇很有平仄韵律的五言绝句，显示了他早熟的才华。这养成了润一郎自幼就抱有的自信心和自负心。



四岁的润一郎

在校期间，他与小同学们在野村老师的指导下，创办了传阅杂志《学生俱乐部》，分小说、历史、地理、科学、书画、杂录等栏目，并由野村先生亲自设计封面，绘制插图，作为小同学们发表习作的园地。这时，在润一郎小小的头脑里，已经产生了“小说”、“小说家”的朦胧概念。

祖父久右卫门逝世后，父亲仓五郎继承经营印刷厂。年幼的润一郎经常从印刷厂的土仓库跑到印刷厂的账房。他抓住账房的窗棂，将脑袋探出去，好奇地眺望街市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尤其是爱看斜对面玻璃拉门里的

女人朝过路的男人献媚的身影，并以此为乐。他还不时窥视在四邻享有盛誉的年方十五六岁的佳人，窥视她们倚靠在柱子上吸长烟管的美丽姿态。这些无意识，成为他“单纯的留恋”。就是长大以后，他也常常想起少年时代这些“迷幻般的邻居”。这些在无形中也成为孕育他崇拜女性的胚胎。

可是，他的父亲经营印刷厂无方，后来不论搞哪一行业，行行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润一郎自幼在陋巷破屋中，过着贫苦的生活。不过，他整天发着奇想：虽然自己身处陋巷破屋之中，总是与阴郁、丑陋、冰冷、衰运纠缠不清，但他不相信人会永远这样下去。幼小的他常常幻想着谷崎家会重新振兴，会得到预期的财富，会扭转身处的逆境，过着比王侯、天国更快乐、更美好、更奢华的生活。

然而，润一郎自己也知道这是奇想，知道自己可能是一个痴心妄想的祈求侥幸的人。他转念又想：身处困境，毕竟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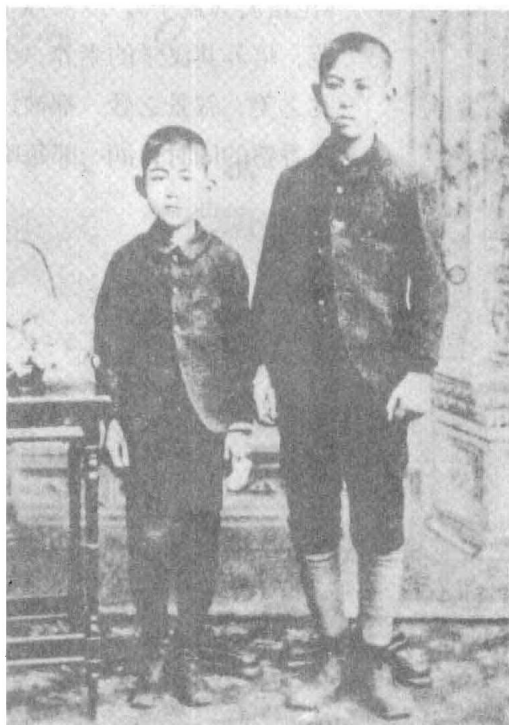
一步登天，即使到不了王侯、天国，也仍痴痴地希望一点点地从目前的困境向前走一步，哪怕能走一步也自有一步的乐趣。他只是生气自己连这一步也未能走出去！于是，他叹息命运之神为什么将自己生为贫民，要他从人世间最底层起步？

由于家境贫寒，润一郎上高小时面临失学的困境。后来由于他向父亲恳切地要求，加上老师稻叶清吉的热心激励，以及亲戚的相助，才在艰难中完成小学的课程。在小学毕业典礼上，校长授予他优秀的奖状。他手捧奖状，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以为父亲会为此而高兴。没料到父亲对他宣布：你不要指望升中学了，出人头地不一定只有依靠学问，没有学问同样可以发家致富。润一郎听后，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眼泪夺眶而出。因为他自幼最嫌恶的，第一是当军人，第二就是当商人。后来他曾这样写道：

啊，这眼泪，是一种什么样的眼泪呢？是感激父亲的恩情的眼泪吗？不。是埋怨世道的无情吗？也不。啊，这眼泪，是悲叹无法升上中学只好走从商之路的眼泪。

我自幼首先讨厌军人，其次是讨厌商人。即使当军人，可以功垂天下，名扬世界，可这是挥刀流血，夺走他人性命的事，不符合人道。就算当商人，可以聚积财富，荣华一时，但它瞬间即逝，于人生毫无价值。（《春风秋雨录》）

这时候，企盼能继续升中学，走学问之路的谷崎润一郎心都碎



少年润一郎与弟弟精二